



## 老屋情怀

安徽合肥 王富强

漂泊了一年又一年，辗转了一乡又一乡，我突然想起了老屋，想起了家。

记得当年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香喷喷的鸡蛋面，一番狼吞虎咽后，用衣袖抹去嘴角残留的余香，便收拾起过往、怀揣着梦想，匆匆地踏上了离乡的征程，我真的不知道此去前途是否坦荡？

这一走就是30年，虽不是雄关漫道，但也历尽人生沧桑。

人是讲感情的，老屋是我生活20年的故乡。20年的时光、20年的情感，不是一下就能淡忘，不是说放就放的。老屋特有的古朴素雅沁香，不时散发在我的心头，我不由得一次次叩开情感的闸门，一幕幕往事、一段段回忆让我沉醉其中，让我流连忘返。

梦由心生，在夜阑人静时分，我一次次走进曾经熟悉的老屋。门前绿柳垂荫，鸡鸣犬吠；屋后艾草菖蒲，桃树成林，一切依旧是过去的模样。我想搜寻更多的回忆，却不料惊醒甜美的梦乡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，当我带着成熟的沧桑、成功的喜悦重回故乡：一幢幢精美别致的小楼，替代了过去的土墙瓦房；一条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，覆盖了昔日的泥泞田埂。现在已找不到老屋的一砖一瓦，一切只能靠记忆传递情感、感悟心声了。

时光总是在淡化人的记忆，可对我来说，纵然时隔多年，只要一踏上故乡的土地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仍然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。

我用归乡游子特有的心情，来寻找老屋的遗址。站在宽阔的水泥路面，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对乡亲们说：“这里就是老屋的所在地。”但乡亲们总是善意地打断我的执着：往左、向后……唉，经历了太多的红尘眷恋，记忆里的老屋竟也逐渐蒙尘，不复往日的清晰了。

与崭新宽敞的楼房相比，老屋倍显寒碜。儿子对我描述的老屋充满了不可置信：“什么破家啊？”是啊，老屋四壁破败、房梁低陷、老态龙钟。不管怎样老、怎样旧，我与老屋胞衣相连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老屋是我永远的家。在这里：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，第一次伊伊呀呀学讲话，第一次迈开步伐走进人生……

老屋是一坛深埋的酒，时间越久越醇香；老屋是一本尘封的书，让人总想重新翻阅它；老屋是一棵不老的树，摇曳着亲情的叶、结满思念的果。在我懈怠的时候，在我困惑的时候，老屋会在梦里告诉我前进的方向，鼓励我克服困难、勇闯难关。于是，经历困惑后我不再迷茫，经历挫折后我不再消沉。始终保持一股前进的动力，向最初拟定的人生目标进发。

老屋，我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
## 疼痛的幸福

河南桐柏 邢江燕

冬日的太阳像是被厚厚的云层捂住了鼻孔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六岁的二宝一如往昔，仍然天天在操场上欢悦着。一天，冰凉的寒风如淘气的婴儿偷偷溜入他的嗓子，驻扎在他的肺里。今年的肺部保卫战打响了。那一缕寒风像在二宝的身体里捉迷藏，药剂大军的疯狂尾追总是抓不住它，就这样打了一个星期的持久战，二宝的咳嗽声依然像寒风攻城的战鼓，天天在胸膛内擂响。于是，四下打听，想寻找个医生一击致胜。

终于，有人介绍了一个久战沙场的老中医，赶紧带二宝奔了过去。经过看舌苔、照嗓子、问病程等一系列侦探般的问诊之后，老中医胸有成竹地写下一串长长的药方，潦草的字迹却成为治疗我焦虑的一剂良药，我似乎看到药剂将寒风在脚下碾压的景象。带二宝回家时，勒在心头的紧箍成了手中的一捧灵丹妙药，我踏实了许多，脚下也不由轻快起来。“哎呦！”随着一声惊呼，“啪——”我摔在了地上。手中却还没忘记拉着的二宝，赶紧松开，他却已经倒在了我身后。我一骨碌爬起来冲向二宝。温暖的怀抱唤醒了他的静止，他“哇——哇”哭了起来。“都怨我，都怨我！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从上到下从前到后，细细查看。终于确定没事后，我的愧疚才渐渐从嘴角散去。回家的路上，二宝的眼泪逐渐滑落到我温暖的臂弯里，最终消失不见了。到家后，隐隐觉得腿疼。挽起裤子，小腿处一条暗红色的伤口，看上去很深，是身体捶打地面留下的痕迹。此刻，疼痛才彻底苏醒，缓缓由伤口处生长出来。“真疼啊！”我心里想。

“真疼！”泪水从我的眼角悄无声息地滚下来，落到

一个温暖的臂弯，滑落不见。我正倚在母亲怀里。刚刚她骑着二八大杠带着我，正经过一处下坡。冬日的寒风肆无忌惮，狠狠地撞在我们的脸上身上。忽然，一条狗从路边冲了出来，像是突然射出的子弹。我身下的自行车左右扭动起来，像我剧烈颤抖的心。最终，一个小土坑成了击中我们的一杆枪，“咣当——”我们跟随自行车一起倒在了地上。我的身体在地面与自行车的共同撞击下改变了形状，坚实的自行车横梁此刻成了一道桎梏把我牢牢地按在地上。“真疼啊！”我心里想着，哭声瞬间迸了一地。“都怨我！都怨我！”母亲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慌忙去扶自行车，想把我 and 自行车一起扶起来。然而试了几试，身材消瘦的她还是无能为力。我的哭声更响了。终于，我从冰冷的自行车上挪到了母亲的臂弯里，温暖的体温如同冬日里的一抹暖阳，渐渐抚平了从伤口处生长的疼痛。

如同今天的我，创伤唤醒的不仅有疼痛，还有母亲瘦弱的身体、紧张的表情和温暖的臂弯。这些伴随着疼痛的幸福，如同生命冬日里的一抹暖阳，抚平尘世间行走经历的疼痛，与我一起携手前行。

## 家有八哥快乐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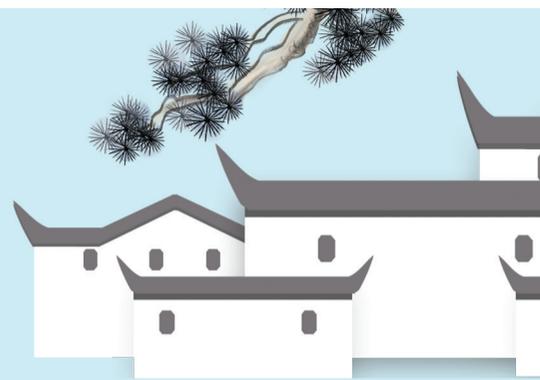
安徽肥东 赵见

多年前，一位电工师傅在检修时，无意间从一根电线杆上掏出一窝小八哥，他送了两只小八哥给我，我如获至宝，将它们带回家中饲养，没想到，这一养就是15年。八哥平均寿命一般只有9年，能把八哥养到这么长时间、这么好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。饲养八哥，虽说费了一番心血，但还是非常值得的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它们总能给我带来快乐。

从小出生在农村的我，打小就爱养鸟，什么白头翁、斑鸠、灰喜鹊，几乎都养过，只是饲养八哥，而且还是饲养身上未生毫毛的光板子小八哥，这还是头一回。做事要么不做，做了，就得上心去做好。为了饲养好它们，我去了市里一个“花鸟鱼虫”交易市场，向有饲养八哥经验的师傅请教，结果总算取到了“真经”。我给小八哥编了一只漂亮的窝，窝里放的是柔软的布条、棉絮，它们呆在里面可舒服了。刚开始，喂给它们的食物，是指捻的面丸子，食材主要是玉米粉、米粉，外加剁碎的瘦肉，一天

下来，一只八哥要进食10多次，每次要将好几颗面丸子塞到它们的口中，每次喂食结束，还要用棉签蘸水给它们补水。大约一个多月后，小八哥可以自行啄食、饮水。

记得两只小八哥，刚进家门时，体形大小相差一大截，为便于饲养、调教，我管体形大的叫“老大”，体形小的叫“老二”。两三个月过去了，小八哥们已羽毛丰满，毛色漆黑油亮，清澈的眼睛似乎对啥都充满好奇。它们时常会一左一右飞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或落在我的头顶上，不是用那尖长的喙梳理我的头发，就是在我耳边咕



## 王寅随笔三首

张武扬

## 《抗疫感怀宅吟》

欲辨阴晴月逐人，  
围炉别梦尚知津。  
但闻梅蕊留清影，  
岂许霾风卷垢尘。  
破腊纾忧裁六出，  
凌霜开泰待三春。  
诗囊药裹若相忆，  
疗愈宅家度曲新。

## 《诗友论律遣兴》

律循唐宋求工切，  
句出性灵便自奇。  
纸上风云曾入梦，  
胸中海岳竞奔驰。  
烟笼隔岸缘谁识，  
竹引凭栏道始知。  
日月等闲濡翰事，  
烹茶相约笑裁诗。

## 《再度捐书即题》

积悱情深犹嫁女，  
笔耕自乐每捐书。  
满庭灯影花迷处，  
充栋茶烟月上初。  
千卷风翻凭赏，  
一窗春暖岂沾誉。  
芸香可掬当知我，  
但使清泉尽引渠。

注：我酷爱淘书、藏书，数十年聚沙成塔，积书盈室充栋。我曾先后向基层图书馆、文化中心、学校等捐赠图书6千余册。

咕细语，虽说我还一时听不懂它们在说什么，但我相信它们是在苦练我所教的日常用语。

话说某一天下午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进客厅，便听到“老大，你好！”的话语。谁在说话？弄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两只小八哥在同我打招呼呢！我激动得不知所措，连说了几遍：“老大、老二你们会说话啦！”好家伙，没成想这下我倒成了它俩的老大了！打这以后，它们会说的话一天比一天多起来，见到家里来客人，它们会主动说：“你好”“再见”，要是遇到着装鲜艳来家里玩的少男少女，一激动老大还能背上几句唐诗宋词来炫耀一番。老二从来没有朗诵过诗词，但有时它高兴劲上来，倒会来几句鸡鸣狗叫的，虽说有点“旁门左道”，倒也能讨人欢心。

前几个月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人们宅在家中，难免心情有些郁闷，为给大家解闷找乐趣，我还录了一段八哥向大家问候的视频，其中，八哥老大还朗诵了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诗句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……”大家看过视频，都高兴地说好。